

五

燈

會

七

五燈會元卷第十

法眼宗

青原下八世

羅漢琛禪師法嗣

清涼文益禪師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天台德韶國師

靈隱清聳禪師

百丈道恒禪師

五燈會元卷第十
法眼宗
青原下八世
羅漢琛禪師法嗣
清涼文益禪師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天台德韶國師
靈隱清聳禪師
百丈道恒禪師



清涼泰欽禪師

歸宗義柔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大普玄通禪師

長生皎然禪師

鵝湖智子禪師

化度師郁禪師

隆壽紹卿禪師

仙宗行瑫禪師

永福從弁禪師

雲蓋歸本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洛京南院和尚

洞巖可休禪師

法海行周禪師

龍井山通禪師

龍興宗靖禪師

同安宗真禪師

同安宗真禪師

寶蓋師魯禪師

寶蓋師魯禪師

高麗慧敏禪師

高麗慧敏禪師

黃山真玉禪師

黃山真玉禪師

辨慈文恭禪師

辨慈文恭禪師

章美道超禪師

章美道超禪師

五禮希奉禪師

五禮希奉禪師

灵安孫賈禪師

灵安孫賈禪師

崇壽吳琳禪師

崇壽吳琳禪師

辨恩慧明禪師

辨恩慧明禪師

報恩慧明禪師

報慈行言導師

崇壽契稠禪師

報恩法安禪師

長安延規禪師

雲居清錫禪師

正勤希奉禪師

羅漢智依禪師

章義道欽禪師

報恩匡逸禪師

報慈文遂導師

羅漢守仁禪師

黃山良匡禪師

報恩玄則禪師

淨德智筠禪師

高麗慧炬國師

寶塔紹巖禪師

般若敬遵禪師

歸宗策真禪師

同安紹顯禪師

南禪契璠禪師

越山師魯禪師

福清玄訥禪師

南臺院仁禪師

泉州東禪和尚

大錢從襲禪師

福州永泰和尚

和龍守訥禪師

建州夢筆和尚

極樂元儼禪師

芙蓉如體禪師

慈鶴山和尚

大瀉山棲禪師

潮山延宗禪師

會元卷之七
普通普明禪師

雙泉山永禪師

卽梁家庵主

保福超悟禪師

太原孚上座

南嶽惟勁禪師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

白兆志圓禪師

五燈會元卷第七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詣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叅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而致問曰

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甚
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虚空麼曰恁麼則不
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
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臧誣於
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
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殫前二哲匠言
下有所得心後卜荊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肩接迹
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于連帥
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僧
靈鑑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
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
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
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矣師因龍潭
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
曰這箇眼目幾人具得師曰淺草易爲長蘆僧問如
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
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卽今問了也師曰去不
是汝存泊處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
至晦日大衆問疾師囑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
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卽便告寂壽六十一臘月三

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郡東

按景德傳燈錄稱

遷下出天皇悟悟下出龍潭信信下出山鑿鑿
下出雪峯存存下出雲門偃玄沙備備再傳為法
眼益皆謂雲門法眼二宗來自青原石頭雖二家
兒孫亦自謂青原石頭所自出不知其差悞所從
來久矣道悟同時有二人一任荆南城西天王寺
嗣馬祖一位荆南城東天皇寺嗣石頭其下出龍
潭信者乃馬祖下天王道悟非石頭下天皇道悟
也何以明之按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荆
南節度使丘玄素所撰天王道悟禪師碑云道悟
渚宮人姓崔氏子玉之後胤也年十五依長沙寺
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參石頭
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
侍者應真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
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
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
返荆門去郭不遠結草為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
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徑
自荒榛曾未修削觀茲發怒令人擒師拋於水中

旌旆纒歸乃見徧街火發內外烘融莫可近之唯
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
設拜煙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
不濕衣節使重伸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
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叶苦苦
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
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
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
元和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十
三夏嗣法一人曰崇信即龍潭也城東天皇道悟
禪師者協律郎符載撰碑乃與景德傳燈合其碑
云道悟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
德祝髮二十五受戒于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留
五年大曆十一年隱于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
祖二年參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荆
南城東有天皇廢寺靈鑿請居之元和二年丁亥
四月十三日以背痛入滅年六十坐三十五夏法
嗣三人曰慧真曰文責曰幽閑今荆南城東有天
皇巷存焉唐聞人歸登撰南嶽讓禪師碑列法孫
數人於後有天王道悟名圭峯峇裴相國宗趨狀

列馬祖法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撰馬祖塔銘載弟子慧海智藏等十一人道悟其一也又呂夏卿張無盡著書皆稱道悟嗣馬祖宗門友以爲悞然佛國白續燈錄叙雪竇顯爲大寂九世孫祖源通要錄中收爲馬祖之嗣達觀頴以立玄素碑證之疑信相半蓋獨見立玄素碑而未見符載碑耳今以二碑參合則應以天皇道悟嗣石頭以慧真文責幽閑嗣之而於馬祖法嗣下增入天王道悟以龍潭崇信嗣之始爲不差悞矣

青原下三世

天皇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官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爲靈鑿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于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

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

僧問曇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玩者得曰安着何處
師曰有處卽道來有尼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
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卽今是甚
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翱刺史問
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其如般若李曰幸遇和
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青原下四世

龍潭信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宣鑿禪師簡州周氏子卅歲出家依年受
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
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
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
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
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我當撲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
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
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
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
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
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

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
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
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
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後
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
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
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
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䟽鈔堆
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
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瀉山
挾襖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
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座
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
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
瀉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
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
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住灃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
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
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
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

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上堂
若也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
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
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
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
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
無益小參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
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
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
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極玄覺云
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抵如德山

道問話者三十
棒意作麼生

僧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

人師曰喚來一時生按著龍牙問學人仗鎊錫劍擬
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近前曰因法眼別云汝向
甚麼處下手牙

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山曰德
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
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
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
麼用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扃
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
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

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峯因此
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物
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保福問招慶
祇如巖頭出

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
道如人學射久方中福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閣黎
莫不識痛痒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
閣黎是甚麼心行明招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示衆

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

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

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

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

疑着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巖頭云德山老人尋常祇據一條白棒佛來亦打祖
來亦打爭奈較些子東禪齊云祇如臨濟道我從前
疑着這漢是肯底語不肯底語爲當別有道理試斷看上堂問卽有過不問猶

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爲甚麼便

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甚麼師令侍者喚義存卽雪
峯也

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甚麼存無對上

堂我先祖見處卽不然這裏無祖無佛達磨是老臊

胡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

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

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

救不了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

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祇
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
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曰猫便出
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師見僧來乃閉門其僧敲
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騎僧項
曰這畜生甚處去來雪峯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
師乃打趁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
心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僧問
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
啞阿啞師復告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寔覺寔非
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卽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
日也謚見性禪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新到叅師問其中事卽易道不
落其中事始終難道曰某甲在途中時便知有此一
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
意麼師曰苦瓜那堪待客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
初心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麼則
闍黎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合問仁者
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曾有人亂說道理出去巖
頭僧來叅師豎起拂子曰落在此機底人未具眼在

僧擬近前師曰恰落在此機僧回舉似巖頭頭曰我
當時若見奪却拂子看他作麼生師聞乃曰我豎起
拂子從伊奪總不將物時又作麼生巖頭聞得又曰
無星秤子有甚辨處

青原下五世

德山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齋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誼公落
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遊禪苑與雪
峯欽山爲友自杭州大慈山遷逸造于臨濟屬濟歸
寂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

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叅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
山曰作麼師便唱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
公案乃下叅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
日上問訊山曰閣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
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齋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
得孤負老僧一日叅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
便唱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齋公大難
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
手擡一手搦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
鉢下法堂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

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曰大
小德山未會未後句在山間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
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
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未
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山
三年後一日與雪峯欽山聚話峯驀指一碗水欽曰
示滅水清月現峯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碗而去師與
雪峯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
去日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日子憑何有此說師
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與師齊滅師半德

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師住鄂州巖
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
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
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卽不問
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
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師後
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
也無師曰聲前古毳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
眼上堂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觀三兩段義似衲僧
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

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
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
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
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
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
三段義時小巖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
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巖無語夾山下一僧到石霜
纔跨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僧曰恁麼則珍重
又到師處如前道不審師噓一噓僧曰恁麼則珍重
方回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
山上堂曰前日到巖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
前話其僧舉了山曰大衆還會麼衆無對山曰若無
人道得山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
殺人刀且無活人劔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劔
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
麼山舉手指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
行數里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
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
又不肯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卽不問祇如洞
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禮拜

僧問利劔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僧擬再問師
咄曰這鈍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
曰古今事如何師曰任爛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
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劔麼曰收得師引頸近前曰因
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問甚處來
曰巖頭來峯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便打三
十棒趁出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
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
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拄杖三下僧後舉前語問師
師與三摑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解喫鐵棒麼
德山一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僧入山住庵多時汝
去看他怎生師遂將一斧去見兩人在庵內坐師乃
拈起斧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
不顧師擲下斧曰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曰汝道
他如何師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門下未
夢見在僧參於左邊作一圓相又於右邊作一圓相
又於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成被師以手一撥僧無
語師便唱出僧欲跨門師却喚回問汝是洪州觀音
來否曰是師曰祇如適來左邊一圓相作麼生曰是
有句師曰右邊圓相擊曰是無句師曰中心圓相作

麼生曰是不有不無句師曰祇如吾與麼又作麼生
曰如刀畫水師便打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
甚麼巖再問師曰汝年十七七八未問弓折箭盡時如
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曰請
和尚答話師曰珍重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坐却
著曰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卽向汝道問
起滅不停時如何師喝曰是誰起滅問輪中不得轉
時如何師曰盪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撥問如何
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何
得到底師曰吽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未挂
時如何師曰小魚吞大魚又僧如前問師曰後園驢
喫草邇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
師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道
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王責
以無供饋遂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
聞數十里卽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
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謚清嚴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家世奉佛師
生惡葷茹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
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

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常照
大師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戒久歷禪會
緣契德山唐咸通中回閩中雪峯創院徒侶翕然懿
宗錫號真覺禪師仍賜紫袈裟初與巖頭至澧州鼇
山鎮阻雪頭每日祇是打瞌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
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着便共
文邃箇漢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
瞌頭喝曰瞌眠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
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脅曰我這裏未
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
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
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
明不是處與你割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
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見洞
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渠今正是我
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
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
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唱曰你不聞
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卽是頭曰他
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脅襟流出將來與我

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

喫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

洞山一日問師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

成師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

師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

生師休去汾陽代云某甲且困也師辭洞山山日子甚處去師

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從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猿嶺

出山曰今回向甚麼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山曰有

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曰不識山曰為甚

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山日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

師無對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師

曰我空手去空手歸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

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闍黎行脚為甚麼事問我眼

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

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為甚麼不許

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字盡是科

又作麼生是本文主無對五雲代云更分三段著問如何是佛

師曰寐語作甚麼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千里未是

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卽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義墮也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承古有言師便作臥勢良久起曰問甚麼僧再舉師曰虛生浪死漢問箭頭露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曰盡眼沒標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栖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栖無對師遂踢倒栖當下汗流問僧甚處來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是曰如何是覲面相呈師曰蒼天蒼天師謂衆曰此箇水牯牛年多少衆皆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九也僧曰和尚爲甚麼作水牯牛去師曰有甚麼罪過問僧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卽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徹困師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

徹困清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是一日謂
 長慶曰吾見瀉山問仰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他
 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慶曰若
 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
 人問汝作麼生道慶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慶曰
 何異於錯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與此間相去多
 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這箇
 即遙去也師便打出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
 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
 十九年後事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

薰口打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舉拂

子曰出世後如何雲亦舉拂子其僧却回師曰返太
 速乎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契乃回師曰汝問甚麼

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為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
 時如何師舉起拂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

禮拜師便打後僧舉問玄沙沙云汝欲會麼我與汝

說箇喻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結契了也中心樹子猶屬我在崇

壽稠云為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師舉六祖道不是

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乃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

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不覺齧齒師曰
 我適來恁麼道也好喫二十拄杖師行脚時參烏石

觀和尚纔敲門石問誰師曰鳳凰兒石曰來作麼師
 曰來啗老觀石便開門扭住曰道道師擬議石拓開
 閉却門師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
 一隊噇酒糟漢向甚麼處摸索師問慧全汝得入處
 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甚麼處商量曰甚
 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便打
 全坦坦問平田淺草塵鹿成羣如何射得塵中主師喚
 全坦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瀉山來師
 曰瀉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瀉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瀉山

古佛汝速去懺悔

玄沙云山頭老漢蹉過瀉山也

閩王問曰擬欲蓋

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

殿曰請師樣子師展兩手

雲門云一舉四十九

僧問學人道不

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

僧便出去

長慶舉似王延彬太傅了乃曰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王曰和尚是甚麼心行日幾

過放師問長慶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慶便

出去

鷲湖別云喏

問僧甚處來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

長慶云險

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

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入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

擯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

得然雖如是我卽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
作麼一日有兩僧來師以手拓庵門放身出口曰是甚
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庵僧辭去師問甚麼處
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
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麓山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
饑同叅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峯來有
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
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庵頭曰噫我當初
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
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

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

祇這是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

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麼道還

麼生門曰不可總作野狐
精見解又曰狼籍不少

有出頭不得處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卽

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汗

人好師曰我卽不塗汗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

說來看曰殘羹餽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有一僧在

山下卓庵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舀水時有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

乃曰也甚竒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

舉前話問是庵主語否主曰是師曰若道得卽不剃
你頭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卽與剃却師領徒南遊
時黃涅槃預知師至搯策前迎抵蘇溪邂逅師問近
離何處槃曰辟支巖師曰巖中還有主麼槃以竹策
敲師轎師乃出轎相見槃曰曾郎萬福師遽展丈夫
拜槃作女人拜師曰莫是女人麼槃又設兩拜遂以
竹策畫地右繞師轎三匝師曰某甲三界內人你三
界外人你前去某甲後來槃回師隨至止囊山懋數
日槃供事隨行徒衆一無所缺上堂此事如一片田
地相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
且作麼生是這田地師曰看沙曰是卽是某甲不與
麼師曰你作麼生沙曰祇是人人底三聖問透網金
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
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上堂
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時一僧出曰
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玄
沙謂師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
木毬一時拋出沙作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
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一日陞座衆集定師鞞出木
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師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

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窓櫺中
拋入師便開門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
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
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
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
遙望作禮自此不荅話師因閩王封栴櫚各一顆遣
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爲甚名字不同師遂依
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却問僧近離
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爲甚麼覆却船僧無
語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

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
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問
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
師打五棒僧曰過在甚麼處師又打五棒唱出問僧
甚處來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曰青天白日
師曰自己作麼生曰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
三五步召曰上座僧回首師曰途中善爲問拈槌豎
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僧乃抱頭
出去師不顧法眼代云大衆看此一負戰將問三乘十二分教爲凡
夫開演不爲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

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曰此一衆盡是學

佛法僧官人曰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清代

曰比來拋擲引玉法眼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賤目上堂舉拂子曰這

箇爲中下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這

箇爲中下師便打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

入方丈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

時涌曰和尚問不着師曰我問不着僧曰是師乃打

普請次路逢一獼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獼

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

師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

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闔帥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

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拓地曰輕打我輕打

我僧問疎山云雪峯道輕打我意作麼問吞盡毘盧

時如何師曰福唐歸來還平善否上堂我若東道西

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麼處捫摸

僧問保福祇如雪峯有甚麼言教便似羚羊挂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師之法席

常不減千五百衆梁開平戊辰三月示疾闔帥命醫

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朝遊

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

洪州感潭資國禪師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

日苦痛蒼天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了趨出師凡接機皆如此

天台瑞龍慧恭禪師福州羅氏子謁德山山問會麼曰作麼山曰請相見曰識麼山大笑遂許入室洎山順世乃開法焉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爲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一椀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又將一椀水與師師又接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何不成禡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禡箇甚麼山日子大似箇鐵櫪住後雪峯訪師茶話次峯問

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我

峯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偶有一椀水峯曰將水

來師便度與峯接得便潑却

雲門云莫壓良爲賤

襄州高亭簡禪師叅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青原下六世

巖頭龔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之許氏子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久頭曰肯卽未脫根塵

不肯卽永沈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頭每與語徵疇
無忒後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卧龍來山曰來時龍
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灸瘡瘢上更著艾焦曰
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師乃問山與麼卽易
不與麼卽難與麼與麼卽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卽居
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道山曰老僧謾闍黎去也
師喝曰這老和尚而今是甚時節便出去

後有僧舉似岩頭頭

云苦哉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

師尋居卅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

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喏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

謾

後有僧參玄沙沙問近離甚處云瑞岩沙云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話沙云一等是弄精意也甚奇

怪乃云何不且在彼住云已遷化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師統衆嚴整江表

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
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師曰猶
有杓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鏡清問天不能覆
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卽被覆載清曰若不是
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石
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曰恁麼卽不同也師曰
合不得曰爲甚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甚麼問
作麼生商量卽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爲甚麼
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

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
不歸朝一日有村媪作禮師曰汝速歸救取數千物
命媪回舍見兒婦拾田螺歸媪遂放之水濱師之異
迹頗多茲不繁錄逝後塔于本山謚空照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
孤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
曰孟仲季也不會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吽曰轉
後如何師曰是甚麼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長溪陳氏子出家於龜山年滿
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霜曰
直須盡却師不契乃叅巖頭亦如前問頭曰從他去
住管他作麼師於是服膺聞師飲其法味請居羅山
號法寶禪師開堂陞座方歛衣便曰珍重時衆不散
良久師又曰未識底近前來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
大苦哉僧擬伸問師乃喝出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
曰道甚麼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曰乞和
尚垂慈師曰大遠也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
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女不携誰是哀提者師
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甚麼處去也僧來叅師問
名甚麼曰明教師曰還會教也未曰隨分師豎起拳

日靈山會上喚這箇作甚麼曰拳教師笑曰若恁麼
喚作拳教復展兩足曰這箇是甚麼教僧無語師曰
莫喚作脚教麼師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把
拄杖向面前一擲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
雙駒後僧舉似疎山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僧辭保福福問甚處去
曰禮拜羅山福曰汝向羅山道保福秋間上府朝覲
大王置四十箇問頭問和尚忽若一句不相當莫言
不道僧舉似師師呵呵大笑曰陳老師自入福建道
洪塘橋下一寨未曾見有箇毛頭星現汝與我向從
展道陳老師無許多問頭祇有一口劔一劔下須有

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若不明便須成末僧回舉
似福福曰我當時也祇是謔伊至秋朝覲師特爲辦
茶筵請福福不赴却向僧曰我中間曾有謔語恐和
尚問著僧歸舉似師曰汝向他道猛虎終不食伏肉
僧又去福遂來無軫上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
祇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師召軫軫
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爲甚麼撥
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
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趕出軫舉似招慶慶一夏罵罵
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泊

錯怪大師僧舉寒山詩問白鶴銜苦桃時如何師曰
貞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如何師曰送客郵亭
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欹枕覷彌猴曰將此
充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劍觸體前問如何是百草頭
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問如何是道師曰倚
著壁問前是萬丈洪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
如何師曰自在問三界誰爲主師曰還解喫飯麼臨
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令東邊師
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廻曰欲報佛
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
寂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新到叅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
僧曰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現僧無對僧辭師門送
復召上座僧回首師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甚麼心
行師大笑而已師披衲衣次說偈曰迦葉上行衣披
來須捷機纔分招的箭密露不藏龜

福州聖壽巖禪師補衲次僧叅師提起示之曰山僧
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兩條分莫教露針線速道
速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作甚麼來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陳氏子受業於龜山僧問

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拋却真金拾瓦礫作麼

雪峯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閩之謝氏子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舟投芙蓉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受具布衲芒屨食纔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峯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

異日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峯徵詰亦當仁不讓峯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雪峯上堂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衆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住後上堂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沉建立垂真非屬造

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卽
落空亡動靜雙收瞞頂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
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
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
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
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藉他力師子遊
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嘗昏
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燄無邊表圓覺空
中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
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修證祇要虛閑
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卽爲魔王眷
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
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
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
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旣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
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
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
宗覺卽迷旨二乘膽顫十地鬼驚語路處絕心行處
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
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見前更疑

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
莊嚴本來真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
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
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歛念攝事
歸空閉目藏睛纔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
過捺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亡底外道鬼不散底死人
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這裏分別
則不然也不是隈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
文墨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踪
迹真如凡聖地獄人天祇是癡狂子之方虛空尚無

改變大道豈有昇沉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這裏
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
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煇爐不藏
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靜揚眉是真解脫
道不疆爲意度建立乖真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意
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上
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甚麼事在何世界安
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
差知麼如今目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
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

本源故號為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為沙門相即

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墨汁相似

尚不得爭解為得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

古因切

衆頭亂說雜話越讚

可惜許力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祇如從

上宗乘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

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

毘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末劫不

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必道我

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

由汝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

祇如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

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

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出頭

來不同夢事蓋為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大出脫大徹

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毘盧越

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

莫祇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

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
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為恬靜恁麼

修行盡出他輪回際不得依前被輪回去所以道諸
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
竟何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
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構去更
不教汝加功煉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便
下座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頭浸却了更展
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
慧始得若有智慧卽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
直須勤苦耐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
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剋骨究實不妨易
得構去且况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祇是
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
哆和和地被入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尚不
爲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
稱善知識問著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
般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
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
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爲甚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
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甚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這
箇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

由麼我向汝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實在甚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祕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還見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祇如日體還有許多般心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欲識金剛體亦須如是看祇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却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去忽然無常殺鬼到來眼目_{竹尤切}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殼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祇大作群隊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

但求衣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
執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
荷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
上排行著地鋪將去道是安樂未在此皆是粥飯將養
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
本可據沙門因甚麼到恁麼地祇如大地上蠢蠢者
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
肚裏牽犁拽杷銜鐵負鞍確擣磨磨水火裏燒煮去
大不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
直下永劫不會教汝有這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
業因緣不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
師因叅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
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信汝鼓山來
師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情知
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
人人出這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爲甚
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
時趁下却回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
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僧侍立次師以杖
指向前地上白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三問僧亦如

是答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爲甚麼道不會師嘗訪三
斗庵主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
人盡有庵主爲甚麼無主曰且坐喫茶師曰庵主元
來有在侍雪峯次有二僧從塔下過峯曰此二人堪
爲種草師曰某甲不與麼峯曰汝作麼生師曰便好
與三十棒因雪峯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
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峯曰作麼生師曰不許攙
奪行市雲門曰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
地聽南際到雪峯峯令訪師師問古人道此事唯我
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

歸宗系別
附掌三下

師曰山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雪峯普請畚田次
見一蛇以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芟爲兩段師以
杖拋於背後更不顧視衆愕然峯曰俊哉侍雪峯遊
山次峯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箇無縫塔師曰
高多少峯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卽不無和尚
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七
尺八尺雪峯曰世界濶一尺古鏡濶一尺世界濶一
丈古鏡濶一丈師指火爐曰火爐濶多少峯曰如古
鏡濶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師初住普應院遷
止玄沙天下叢林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待以師

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上堂良久曰我爲汝得徹
困也還會麼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
日本分事請師道師曰瞌睡作麼曰學人卽瞌睡和
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痒又曰可惜如許大
師僧千道萬里行脚到這裏不消箇瞌睡寐語便屈
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問從上
宗乘如何理論師曰少人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
聾作麼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
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
顛倒知見將此咽喉唇吻祇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
我還肯麼祇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
恁麼人出頭來耳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須是
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能構
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甚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
九年是方便祇如靈山會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
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
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當去不可是汝修
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
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豎拂子還如指月
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

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任意方有神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甚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師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箇來蹤觸處周智者撩着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又曰玄沙遊逕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豎拂還當宗乘也無師曰

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

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吹一吹

閩王送師上船師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這裏去

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

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這裏師問文

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底桶子

將一擔歸文無對

歸宗柔代云和尚用作甚麼

師垂語曰諸方老

宿盡道接物利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

者拈槌豎拂他又不可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可聞

患瘧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

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

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

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

塔曰三種病人即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唯謾他

兼亦自謾

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祇如此僧會不會若

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為甚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商量大家要

知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

杖拄之僧退後門曰汝不是患有麼復喚近前來僧

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麼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

不是患瘧麼僧於是有省長慶來師問除却藥忌作

麼生道慶曰放憨作麼師曰雪峯山椽子拾食來這

裏雀兒放糞師因僧禮拜師曰因我得禮汝普請斫

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天

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

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

東禪齊云上座

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

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

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生曰放皎然

過有箇道處師曰放汝過作麼生道生良久師曰教

阿誰委悉生曰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鬼窟裏作

活計

崇壽稠別長生云喚甚麼作如來

問古人皆以瞬視接人未審

和尚以何接人師曰我不以瞬視接人曰學人為甚

道不得師曰畱塞汝口爭解道得

法眼云古人恁麼道甚奇特且問上

座口是甚麼

問凡有言句盡落襍穢不落襍穢請和尚商

量師曰初折秤衡來與汝商量問承古有言舉足下

足無非道場如何是道場師曰没却你曰為甚麼得

恁麼難見師曰祇為太近

法眼曰也無可得近直下是上座

師在雪

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

海去師住後問光曰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

法眼代云和尚

終不恁麼法燈代云請和尚下船玄覺代云貧兒思舊債

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

峯峯開緘見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不見

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與

白山頭老漢蹉過也

不知曰和尚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師問鏡

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為太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清

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箇法麼

同安顯別云也知和尚不造次

師曰

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問承和尚有言

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

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僧便休師來日却問

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曰盡十

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窟裏

作活計

玄覺云一般恁麼道為甚麼却成鬼窟去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

這一縫大小常監軍來謁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師

曰撫州取曹山幾里常指傍僧曰上座曹到曹山否

曰曹到常曰撫州取曹山幾里曰百二十里常曰恁

麼則上座不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曰監軍却須禮

此僧此僧却具慙愧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此僧具慙愧若檢得出許上座有行脚眼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問如何是親切

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西天有聲明三藏至閩帥請

師辨驗師以鐵火筋敲銅爐問是甚麼聲藏曰銅鐵

聲法眼別云請大師為大師問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

藏無對法眼代云大師受大王供養師南遊莆田

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

甚麼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法眼

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

曰如夢如幻法眼別敲師與地藏在方丈說話夜深

侍者閉却門師曰門揔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藏曰

喚甚麼作門法燈別云和尚莫欲歇去師以杖拄地問長生日僧

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曰和尚還見皎然見

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遍周沙

界雪峯打鼓這裏為甚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險

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師曰以眼為津梁曰未得者如

何師曰快救取好師舉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

身是道場乃曰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

玄覺云祇

如此二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

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

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師曰

祇這是日用而不知普請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

力一僧曰既承師力何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請爭

得柴歸師問明真大師善財參彌勒彌勒指歸文殊

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甚麼處曰不知師曰情

知汝不知

法眼別云喚甚麼作佛

大普玄通到禮覲師曰你在

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曰玄通祇是開箇供養門晚

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真情是難師曰

甚麼處是難處曰為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却

門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

溪水聲麼曰聞師曰從這裏入泉守王公請師登樓

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

音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

是此道理

法眼云未昇梯時日幾度登樓

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

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

十拄杖守曰恁麼即某甲罪過

同安顯別云祖師來也

師曰佛

法不是恁麼

鏡清云不為打水有僧問不為打水意作麼生清云青山碾為塵敢保沒閑人

梁開平戊辰示寂閩帥為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稟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叅禪苑後叅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峯玄沙二十年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峯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峯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峯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峯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峯良久師設禮而退峯乃微笑師入方丈叅峯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醅問未嘗爽於玄旨師在西院問誦上座曰這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爲甚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誦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爲當祇這箇別更有曰上座見箇甚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保福辭歸雪峯謂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甚麼師曰

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
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師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
道妙峯山頂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卽是可惜

許僧問鼓山祇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
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觸體徧野 師來往雪

峯二十九載天祐三年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

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

拜師曰雖然如此恐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

師曰有願不撒沙一日王太傅入院見方丈門閉問

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太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太師

不在否法眼別云太 閩帥請居長慶號超覺大師上

堂良久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也

祇今有甚麼事莫有空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

肯擔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叅學不到這裏還會麼

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揔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

當得行脚事麼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就人

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問名言妙

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

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麼生僧

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代云便 問如

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

感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
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
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
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
已師却問汝是甚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
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
子便下座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
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上堂撞着道伴交
肩過一生參學事畢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
我覓我劈春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

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
曰草裏漢曰挂角後如何師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
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
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曰何故如此師曰適
來問甚麼上堂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
以道盡法無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
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却
上堂揔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曰揔似今日老胡絕
望玄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安國瑄和尚得師號師去作
賀國出接師曰師號來邪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

明真師乃展手國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問僧甚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

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棒汝

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

幾合放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

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僧又問保福福云此是誰語云

師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眾無對法眼

代云縱受得到別處亦不敢呈人師到山見製龕子以杖敲龕曰

太煞預備山曰拙布置口還肯入也無山乃咩咩

上堂大眾集定師乃拽出僧曰大眾禮拜此僧又

曰此僧有甚麼長處便教大眾禮拜眾無對僧問如

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

而已法眼別云請和尚舉師曰汝作麼生舉曰某甲截舌有分

保福遷化僧問保福拋却殼漏子向甚麼處去也師

曰且道保福在那箇殼漏子裏法眼別云那箇是保福殼漏子閩帥

夫人崔氏奉道自稱練師遣使送衣物至曰練師令就大師

請回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回信須臾使却來師前

唱喏便回師明日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

曰却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帥問師曰練師適

來呈信還慳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這一轉語大王

自道取曰未審太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師曰不可思議

大師佛法深遠後唐長興三年歸寂王氏建塔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陳氏子年十五禮雪峯

爲受業師遊吳楚間後歸執侍峯一日忽召曰還會

麼師欲近前峯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嘗以古今方

便詢于長慶一日慶謂師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

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二種語

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

和尚向第二頭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喫茶去雲

錫云甚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因舉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

洞山道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

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慶良

久師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却問作麼生

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

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

歸宗柔別云和尚祇解問人雪峯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

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

也師舉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卽且置祇如望州亭烏

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

梁真明四年漳州刺史王公創保福禪苑迎請居之

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陸座師乃曰須起
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
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
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問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真風
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則群生有
賴也師曰莫塗汗人好又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
莫覆却船子僧問泯默之時將何爲則師曰落在甚
麼處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出去上堂此事如擊石火
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問未審構
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曰適來且置闍黎還
構得麼曰若構不得未免大衆怪笑師曰作家作家
曰是甚麼心行師曰一杓屎攔面撥也不知臭師見
僧以杖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
爲甚麼不痛僧無對玄覺代云
貪行拄杖問摩騰入漢一藏分

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
不會師曰不會會取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
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其有初心後學未
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祇在
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
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祇如當時受佛

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
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
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上
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
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麼處僧曰爲有一分
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卽不見
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箇甚麼問
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爲甚麼
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
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
問因言辨意時如何師曰因甚麼言僧低頭良久師
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
麤心僧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
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了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麤
心處師曰我見築着磕著所以道汝麤心師問羅山
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鑪裏滿盛
油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獼猴入道場山却
問明招忽有人問你又作麼生招曰箭穿紅日影師
問羅山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生
山召師師應諾山曰雙明亦雙暗師禮謝三日後却

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祇爲看不破山曰盡情向汝道
了也師曰和尚是把火行山曰若與麼據汝疑處問
將來師曰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曰同生亦同死師
又禮謝而退別有僧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
彼此合取狗口曰和尚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問羅山
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曰如牛無角曰同生不同死
時如何山曰如虎戴角師見僧喫飯乃拓鉢曰家常
僧曰和尚是甚麼心行有尼到叅師問阿誰侍者報
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
中卽不無師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聞長生卓庵
乃往相訪茶話次生日曾有僧問祖師西來意某甲
舉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師曰某甲爭敢道得不得
有箇問有人讚歎此事如虎戴角有人輕毀此事分
文不直一等是恁麼事因甚麼毀讚不同生日適來

出自偶爾

老宿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昔取着
毛好太原孚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

師問

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
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闍帥遣使送朱記到
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卽印住住卽印破僧曰不去不
住用印奚爲師便打僧曰恁麼則鬼窟裏全因今日
也師持印歸方丈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

那日拈不出師曰作麼生

法眼別云謾語

僧無對師舉洞山

真贊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

人師曰汝試邈掠看曰若不黠兒幾成邈掠師曰汝

是黠兒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曰來言不豐僧數錢

次師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

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

因甚到恁麼地問僧甚處來曰觀音師曰還見觀音

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右

法眼別云

如和尚見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

即被燒溺師問飯頭鑊澗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

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

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

者這僧問甚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口曰我不患聾問

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

禮拜汝師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

短多少師却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

却是汝謾我師令侍者屈隆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

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太煞恩愛

壽無對師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闍師奏命服一

日示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

何方術相救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

法燈別云

和尚解忌口麼

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祇是

時至也僧問時旣至矣師去卽是住卽是師曰道道

曰恁麼則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而寂

福州鼓山神晏興聖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鱸樂

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題

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

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卽隨滅年甫志學

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

曰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規禪師披削嵩嶽

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

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扣禪關而但記語言存

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叅雪峯峯知其緣

熟忽起搗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

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

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後閩帥常詢法要創鼓山禪

苑請舉揚宗旨上堂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

且不識南泉卽今莫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

看時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

尚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

尚曰有號有部有帙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
管裨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蓋爲人心不等巧
佛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
空叱空二患旣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
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談句後
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每日一問
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合作麼生時有僧出
禮拜師曰高聲問曰學人咨和尚師喝曰出去曰已
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聲曰似未聞那其僧再問師
曰一點隨流食成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

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鈍置殺人曰如何紹得師曰

犴裕琤無風徒勞展掌曰如何卽是師曰錯曰學人

便承當時如何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燈別云問如

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法燈別云汝擬亂走問千

山萬水那箇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法燈別云師

與招慶相遇次慶曰家常師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款

款師却曰家常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恪生慶

曰穩便將取去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

有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曰傷風卽得

僧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乃側掌咩咩問如何是向

上關候子師便打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瞎作麼

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福拈起

茶盞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今

是甚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上堂欲知此

事如一口劔僧問學人是死死如何是劔師曰拽出

這死死著僧應喏便歸僧堂結束而去師至晚聞得

乃曰好與拄杖東禪齊去這僧若不肯敲山有甚過

伊罰伊具眼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道

僧曰請師便打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

費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甚

麼過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師與闍

帥瞻仰佛像帥問是甚麼佛師曰請大王鑒帥曰鑒

即不是佛師曰是甚麼帥無對長慶代云久承大

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驀口打問如何是

省要處師曰汝還耻麼師復曰今為諸仁者刺頭入

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諸人道教排不到

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

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箇漢未通箇消息向他

恁麼道被他驀口摑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

亂搥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玩水未見一人快利通得箇消息如今還有人通得也未若通得亦不昧諸兄弟若無不如散去珍重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杭州龍華寺靈照真覺禪師高麗人也萍遊闔越陞雪峯之堂冥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衆務闔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住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顧衆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曰沙彌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踢曲子也不會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前之未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次遷越州鏡清上

堂今日盡令去也時有僧出曰請師盡令師乃咩咩
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口問請師彫
琢師曰八成曰爲甚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生修
理麼問僧甚處來曰五峯來師曰來作甚麼曰禮拜
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
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豈無方便師曰烏
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于聖不傳未審甚麼人傳得
師曰于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
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此意如何
師曰東廊下兩兩三三上堂諸方以毗盧法身爲極
則鏡清這裏卽不然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僧問
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道
見色便見心此卽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
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甚麼處曰
失口卽不可師曰也是寒山送拾得僧禮拜師曰住
住闍黎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
馬頭回師驀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甚麼曰
道甚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甚麼卽俊鷹俊鷄
趁不及師曰闍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
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

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甚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晉天福丁未示寂塔于杭之大慈山

明州翠巖令叅永明禪師安吉州人也僧問不借三

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貶剥去問國師三喚侍者意

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

話看翠巖眉毛在麼

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閑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翠岩芝云爲衆端

力禍出私門

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汗如何是向上事師曰

凡有言句盡是點汗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笑

汝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學人

上來請師一點師曰不點曰爲甚麼不點師曰恐汝

落凡聖曰乞師至理師曰侍者點茶來問古人拈槌

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爲甚寫誌公

真不得師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

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帶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

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皆不當宗乘中事

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脚禮拜

也不會師後遷龍冊而終焉

越州鏡清寺道忞願德禪師永嘉陳氏子六歲不葷

茹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即嗚鳥噉乙遂求出家于本

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謁雪峯峯問甚處人曰温

州人峯曰恁麼則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祇如一宿

覺是甚麼處人峯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

祇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峯曰兼不立文字語句

師曰祇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峯良久師禮謝

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

峯曰祇恁麼爲別有商量師曰和尚恁麼卽得峯曰

於汝作麼生師曰孤負殺人雪峯謂衆曰堂堂密密

地師出問是甚麼堂堂密密峯起立曰道甚麼師退

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

師曰道恁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峯曰我

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

不巳而巳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

時謂之小恁布衲普請次雪峯舉瀉山道見色便見

心汝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麼事峯曰雖然

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如道恁鋤地去師

再叅雪峯峯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峯曰甚麼處逢

見達磨師曰更在甚麼處峯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

莫恁麼粘泥好峯便休師後遍歷諸方益資權智因

訪先曹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麼時到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師初住越州鏡清唱雪峯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宏贍屢擊難之退謂人曰怱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叅師拈起拂子僧曰久嚮鏡清猶有這箇在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問僧近離甚處曰三峯師曰夏在甚處曰五峯師曰放你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爲汝出一叢林入一

叢林師一日於僧堂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叅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師住庵時有行者至徐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這箇作拂子庵主喚作甚麼師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子曰著甚死急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蛇齧蝦蟆聲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師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雲曰浙中米作麼價師曰若不是道怱泊作米價會却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煞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紅日照青山曰如何是法

身向上事師曰風吹雪不寒問僧趙州喫茶話汝作
麼生會僧便出去師曰邯鄲學唐步問學人未達其
源請師方便師曰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
爭受方便僧禮拜退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禱伊
麼師曰無曰莫是不成禱伊麼師曰無曰未審意旨
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
訊師撥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曰既是當斷爲甚
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
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
伊和尚來普請鋤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
請師舉鑊作打勢頭便走師召曰來來頭回首師曰
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頭後到保福舉前語未了福
以手掩其口頭却回舉似師師曰饒伊恁麼也未作
家師問荷玉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阿誰問汝天台
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
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鬪百草師却
問汝會麼曰少年也會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
舉拳師曰我輸汝也問辨不得提不起時如何師曰
爭得到這裏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鏡清今日失
利師見僧學書廼問學甚麼書曰請和尚鑒師曰一

點未分三分著地曰今日又似遇人又似不遇人師
曰鏡清今日失利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
由不洗耳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腳在曰某甲祇
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鴈驚起後池秋錢
王命居天龍寺後創龍冊寺延請居焉上堂如今事
不得已向汝道各自驗看實箇親切既恁麼親切到
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祇爲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
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
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
恁麼無氣槩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且覓取箇管帶
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
師噓噓曰要棒喫卽道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
幾被汝打破蔡州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
事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
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僧曰某甲
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僧問一等明機雙
扣爲甚麼却遭違貶師曰打水魚頭痛驚林鳥散忙
問十二時中以何爲驗師曰得力卽向我道僧曰諾
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
師曰速易成就曰爭柰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

代却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
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
月那教下碧天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
師荅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
不荅和尚荅不到處學人卽不問師乃撈住曰是我
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打和尚師
曰得對相耕去問承師有言諸方若不是走人便是
籠人罩人未審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
當門齒落上堂衆集定師拋下拄杖曰大衆動著也

二十棒不動著也二十棒時有僧出拈得頭上戴出

去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僧門外甚麼聲曰雨滴聲

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泊不

迷已曰泊不迷已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

道應難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筋插向爐中曰如何

是別相師又將火筋插向一邊法眼別云有僧引一

童子到曰此童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

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喫了過盞臺與童子子近前

接師却縮手曰還道得麼子曰問將來法眼別云和尚更喫茶否

僧曰此童子見解如何師曰也祇是一兩生持戒僧

晉天福初示滅塔于龍冊山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卽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有甚麼纏縛汝曰爭柰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脚手也無師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問黑雲陡暗誰當雨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秤水無間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甚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甚麼家具曰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甚麼處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曰快禮拜臨遷化上堂山僧十二年來舉揚宗教諸人怪我甚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福州安國院弘瑫明真禪師泉州陳氏子叅雪峯峯峯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峯曰甚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峯曰道甚麼曰甚麼處去來一日雪峯見師忽擲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

曰和尚怪弘瑫不得拳拓開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
許多師僧何師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荷蘭作旃
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
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
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祇爲喚這箇作拳頭出世困
山後閩帥命居安國大闡玄風僧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是卽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
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
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
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
躡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問如
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乞師指示師曰抱
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如
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
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槔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
遇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
啣口喫飯著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
之叟磻谿絕垂釣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
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履水何得步參差問學人擬
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便喝出問

目前生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
爲甚麼道不得師曰汝爺名甚麼問如何是活人劍
師曰不敢瞎却汝曰如何是殺人刀師曰祇這箇是
問不犯鋒銜如何知音師曰驢年去問苦澁處乞師
一言師曰可煞沉吟曰爲甚麼如此師曰也須相悉
好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
得曰爲甚麼消不得師曰是甚麼心行曰甚麼人消
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師舉稜和尚住招慶時在
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這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爲
何不居正位稜曰爲汝恁麼來曰卽今作麼生稜曰
用汝眼作麼師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箇道理
汝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則大衆一時散去得
也師自代曰恁麼卽大衆一時禮拜

泉州睡龍山道溥弘教禪師福唐鄭氏子初住五峯
上堂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
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
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
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
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
事師再敲門枋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唐薛氏子參雪峯峯曰近前來師方近前作禮峯與一踢師忽契悟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住後上堂我在雪峯遭他一踢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叅後下堂師召大衆衆回首師曰看月衆乃看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毘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甚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箇兒去問僧甚處來曰華光師便推出門却門僧無對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咄曰出去問僧作麼生是覲面事曰請師鑿師曰恁麼道還當麼曰故爲卽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踢過作麼雪峯院主有書來招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回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卽再入嶺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本郡人也僧問驪龍領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便

推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咬骨頭漢出
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急相
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久依雪峯一日與僧
斫樹次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峯曰古人以
心傳心汝爲甚麼道斫却師擲下斧曰傳峯打一挂
杖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峯良久僧舉似師
師曰此是第二句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
師曰蒼天蒼天普請次雪峯問古人道誰知席帽下
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這箇是

甚麼人語峯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
擔如來師乃捧雪峯向禪牀上普請次雪峯負一束
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峯便蹋倒歸謂師曰我
今日蹋這僧快師曰和尚却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
峯便休去雪峯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
過有道處峯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然亦放和尚
過峯曰放汝二十棒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古人有言
無明卽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卽佛性師忿
然作色舉拳呵曰今日打這師僧去也曰如何是煩
惱不須除師以手拏頭曰這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甚麼。閩帥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闍黎一人忙問。虛空講經，以何爲宗？師曰：闍黎不是聽衆，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闍黎不奈何。曰：爲甚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人得見君子。問：在前十句請師道。師曰：脚跟下採取甚麼？曰：卽今見問。師曰：看闍黎變身，不得問雪峯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

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甚麼？曰：如何？卽是師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在問，如何是源頭事？師曰：途中覓甚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卽今底。師曰：何更卽今？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師曰：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會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方出問，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杭州西興化度院師郁悟真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刹那分曰如何含得法界師曰法界在甚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師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甚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曰見後如何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

漳州隆壽紹卿與法禪師泉州陳氏子因侍雪峯山行見芋葉動峯指動葉示之師曰紹卿甚生怕怖峯曰是汝屋裏底怕怖甚麼師於此有省尋居龍谿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問糧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人饑師曰俠客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點兒郎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卽聞也師曰真箇聾漢福州僊宗院行瑄仁慧禪師泉州王氏子上堂我與釋迦同叅汝道叅甚麼人時有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錯便下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

直下事乞師方便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蓮華永福院從弁超證禪師僧問儒門以五常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爲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教中道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這裏作甚麼曰恁麼則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汝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上堂長慶道盡法無民永福卽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餘卽不問聊徑處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禮三拜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佇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卽得問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師一日上堂於座邊立謂衆曰二尊不並化便歸方丈

襄州雲蓋雙泉院歸本禪師京兆府人也初謁雪峯禮拜次峯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眷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撈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

異於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不覺成丘山
洛京南院和尚僧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有
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爲張百會謁師師問莫是張百
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
曰一尚不會甚麼處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
著問如何是和尚親切爲人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
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舉衣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
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
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
否師曰是卽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
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爲甚麼畫不成師曰出群不帶
角不與顛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
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
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會虧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叅雪峯誓充飯頭
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峯觀而記曰汝

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回浙
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
之徒果如雪峯所誌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
曰天下舉將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
一衲有餘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
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和尙家風
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尙道師曰老僧困曰
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若是名言妙句諸方揔道
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將一問來若有
卽不孤負於人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
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
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甚麼人和師曰
甚麼處去來

越州越山師槃鑿真禪師初叅雪峯而染指後因閩
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
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
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歸呈雪峯峯然之住後
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你問阿那箇佛身曰釋迦佛
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示偈曰眼光隨色盡耳

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乃踟躕而逝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泉守王公問如何

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

黎失却半年糧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祇為圖他一斗

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蟇曲蟻問教云唯一

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馬猫兒

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辨

明師展一足示之

衢州南臺仁禪師僧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

曰畢竟如何師曰闍黎即今在甚麼處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人王迎請法王出世如

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得麼曰若

不下水馬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

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未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

甚處去來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杭州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峯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

洞曉宗要常曰擊闍南鼓唱雪峯歌後入浙中謁錢

王王欽嚴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

這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爭得恁麼不識
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
造車卽不問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
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僧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
僧作打勢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天真佛師乃拊掌
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壽昌院守訥妙空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
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新到叅師問近
離甚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

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
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得麼問省
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
是否師曰汝誑他閩王請齋問師還將得筆來也無
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裏兔毫大王旣垂顧問
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
風

福州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
日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甚麼師

管元卷之七
日莫寐語問久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
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麼卽優曇華拆曲爲今
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卽
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衆前寐語問摩騰入漢卽不
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卽理出
三乘華開五葉師曰說甚麼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
父曰聞麼曰不聞師示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
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憇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憇鶴師以兩手闔云

鷓鴣鳩

風穴云鶴淚一聲喧字
宙群雞莫謂報知時

問駿馬不久西秦時

如何師曰向甚麼處去

潭州爲山棲禪師僧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
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
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
黃尋橋師曰賺却多少人問不假惻惻如何是和尙
家風師曰莫作野干鳴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因資福來謁師下禪牀相接福
問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灤
曰恁麼則真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

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睡不著師問護國長老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伸一問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國曰不敢師低頭不

顧問如何是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僧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昇霄漢衆艱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垂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機撐大陽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

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
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
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
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
既然如是禪德當爲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
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
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
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
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
甚麼醉酒卧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
孔捏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
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
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
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師曰徑
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峯峯曰何不教
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而邁初至雪峯廨院憇錫因
分棋子與僧長慶問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
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棋子棋子次日上山雪峯
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明日
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峯曰知是般事便

休峯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峯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峯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峯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祇有這老和尚較些子峯便起去峯嘗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峯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峯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契更不他遊而掌浴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峯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雪峯曰已勘破了峯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話峯曰汝著賊也鼓山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話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毆師一拳鼓山赴大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趨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

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
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峯問如何師曰好隻
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峯乃曰奴渠語在師
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
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
不消一踢保福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
曰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師不出世諸方
日爲太原孚上座後歸維揚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
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徧大涅槃經報荅尚書書致
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
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南嶽般若惟勁寶聞禪師福州人也師雪峯而友玄
沙深入玄奧一日問鑑上座聞汝註楞嚴是否鑑曰
不敢師曰二文殊作麼生註曰請師鑑師乃揚袂而
去師嘗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宗門繼踵之源
流者又別著南嶽高僧傳皆行于世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

安州白兆志圓顯教禪師僧問諸佛心印甚麼人傳
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甚麼人
傳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苦問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

師曰失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不知

如何是畢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佛

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作麼

和尚大艤

智勸

道東

道慈

智範

大悉

智琛

道瑞

道旻

道祚

智迪

智恣

道球

道璨

法嗣

紹垆

紹塗

智湛

道城 賢杰 成感 道在

HYL(C)

T
1898
8632
copy2
vol.7